

孔學發微

孔學發微卷下

長汀江瀚叔海

雜事

緯書謂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立聖

後漢書班固傳下注

引圖

又謂魯端門血書子夏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

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

公羊哀十四年傳何休解詁徐彥疏

曰演孔圖文

其事甚怪子所不語惟謂仲尼為素王

北堂書鈔卷五十二

引論語識曰子夏曰司徒

則言非盡妄不獨宰我稱夫子賢

於堯舜固以孔子當素王

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是周前已有此稱

卽中庸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是此意中庸旣曰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位無其德不
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然子
貢明言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
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其以仲尼爲素王不愈彰明較
著乎

儒文俠武後世分途孔子之時不若是也列子曰孔子之
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說符篇

淮南子曰孔子之

通智過於蓑弘勇服於孟賁足躡於郊菟力招城關能亦

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

鮮矣

主術訓

據此則似孔子不尚武矣然如冉有用矛樊遲

踰溝

左氏九年傳

何莫非受教於夫子乎且古之弧矢猶今之

槍械也故射卽武備之大端記稱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

觀者如堵牆

禮記射義

可想見尚武之精神矣

孟子曰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

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

人吾往矣

論語曰仁者必有勇

然則淮南子謂孔子勇服於孟賁豈

虛語哉

禮記禮器篇述孔子言曰我戰則克或疑此語與臨事而懼之言不合蓋我戰

則克云者即孫子多算勝之謂也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穀梁僖二十三年傳引此以譏宋襄公失民然孔子對衛靈公則曰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對孔文子亦曰甲兵之事未之學也左氏哀十

傳一年得毋與前言相戾乎是蓋非戰之義未可泥也史記

孔子世家曰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又夾谷之會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夫國之大事在戎焉有軍旅甲兵之事而可不講求於夙乎

孟子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明太祖怒其
言幾廢而不立其後乃於七篇中刪除八十五條課試不
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

見孟子序文
劉三吾

蓋專制之君主無所

不用其極大率若斯然孟子此說實亦原本尼山說苑指

武篇曰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

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

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

守

又政理篇亦引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
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意同數千年

來斯語已成事實洵公理之不可磨滅者矣

王充論衡問孔篇曰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又曰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濁也仲任記醜而博非聖無法莫此爲甚案左氏定十二年傳曰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孔氏正義曰十年會于夾谷時孔子已爲司寇矣十四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是此時仲尼爲司寇然

則孔子方助公伐畔萬無欲赴其召之理趙耘菘謂莊子盜跖篇有云田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其幣夫陳恆弑君孔子方請討豈有受幣之理而紀載尙有如此者論語公山不擾章毋亦類是

該餘考卷四

其見卓矣邢昺論語正義引

江熙曰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肸乎欲往之意以示無係以觀門人之意如欲居九夷乘桴於海耳此注用意甚善仍不免徇記者之失至王守溪謂不狃以費叛乃叛季氏非叛魯孔子欲往安知不欲因之以張公室

震長語澤

與近代朱

長孺

讀左日鈔

李次青

天岳山館文集

之論大略相同皆似是而非於

事未核

論語如鄉黨篇記孔子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狐貉之厚以居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諸節大有曹子桓謂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之風與它篇所云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等語殊不相類或義別有屬或辭意未完只合闕疑不可曲爲之解淮南子曰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

用夏政

要略訓

竊案墨子謂厚葬久喪非聖人之道

下節葬言

雖過激然亦須分別觀之其論厚葬之害固當而不可易

也魯論曰死葬之以禮義最中正呂氏春秋孟冬紀安死

篇曰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

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厯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

骸中原也徑庭厯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呂氏春秋節喪安死二篇

方希直遜志是孔子之不主厚葬已有明徵矣

宋徐仲車節孝語錄

據禮記檀弓喪欲速朽以近世厚葬為非其理甚正四庫提要斥為紕繆未是

夫葬也者藏也慈

親孝子之所慎也

用呂覽節喪篇語

安取侈為觀美以眩人耳目

乎

朱子語類卷二十五曰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而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案論語

喪與其易也寧戚

孟子雖稱不以天下儉其親然葬之必有道矣

抑豈後世崇飭喪紀以言孝者

王衍信潛夫論務本篇曰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今

多達志儉養約生以待終沒之後乃崇飭喪紀以言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讀此知風俗澆漓所從來遠矣

得援以自文乎然如墨子所製葬埋之法不獨孟子荀卿

非之即莊子亦謂其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

愛已又以為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穀

天下篇

則知孔

子葬之以禮一語實萬世之標準也

三年之喪久已名存實亡故淮南子曰夫三年之喪非强

而致也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晚近風流俗敗嗜欲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盡亡被褻戴絰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

經本

訓

以是言之可知宰我之問實係憤世嫉俗有激而發與墨子不欲久喪之意迥乎不同皇侃論語義疏引繆協曰宰我思啟憤於夫子以戒將來義在屈己明道誠爲有見今之談墨學者不自怪其天性之薄而乃疑古聖制禮遠於人情嗚乎慎己禮記三年問篇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

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
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
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
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
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
相與羣居而不亂乎讀是篇而不油然而生孝慕之心者殆
非人類也顧朝死而夕忘之者固不絕於世且日號於衆
曰合羣合羣豈不悲哉

古者野蠻時代無酋長無師友凡有血氣生知之性卽不

能無爭與疑爭而無所訴疑而無所決故畏鬼神而崇奉之於是卜筮盟詛巫祝三者乃相因而起其後遂沿爲習尙殷之巫咸巫陟皆爲相殆其尊神之俗使然西國古時以祭師爲貴族其事正同也孔子雖致嚴祭祀然論語曰敬鬼神而遠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曰不占而已矣是皆重人事以破迷信固非溝猶瞽儒所能知也

易緯乾鑿度曰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

鳳集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案魯論末章夫子明
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何至效婦人之泣且商瞿受易於
孔子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豈孔子反不知易本而請益於商瞿乎緯
書誣妄不經之談何足爲據孫淵如輯孔子集語乃不知
辨而錄之亦其擇焉不精之一證也夫

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疏曰如鄭康成之
義則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
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爲河
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鄭孔說同

竊意河

出圖洛出書蓋古代相傳有此神話實則無一人曾親見此圖書者孔鄭去古未遠說已兩歧是以歐陽永叔徑謂河洛不出圖書也

居士集易童子問

宋道士陳搏乃忽出河圖洛

書劉長民傳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邵堯夫又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而朱晦菴從蔡元定說遂以邵圖先天諸圖引置易首殊非末學所喻近代黃太沖本薛季宣之說以河圖爲卽後世圖經洛書爲卽後世地志顧命之河圖卽今之黃冊

易學象數論

雖志存矯正終是臆測無徵總之羣

經要義多矣何必定談圖書譬猶食肉不食馬肝置之可

耳

讖緯之興蓋兆端於嬴秦之世如亡秦者胡明年祖龍死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是已其書則成於西京之末

後漢書張衡傳

曰圖讖成於哀平之際

專語怪神輒敢託之孔子微特天有五帝更

詭立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矩汁光紀諸名且言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可謂荒誕極矣漢代如董仲舒劉向之說災異五行

茲見漢書五行志及本傳

皆謬以裨竈梓慎之言爲經

自光武篤信讖書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遂至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大儒若鄭康成其說經亦雜以讖緯